

H 家在海南

夜读南圣河

■ 常要中

当五光十色的灯带亮起，和着两岸路灯的光影倒映水中，幻化为万紫千红的光柱，摇曳出一片柔美的辉煌时，南圣河的夜，才算深深降临。

一两声犬吠，三两声虫鸣，伴着经久不息的清流激湍，静谧的夜色里，南圣河一刻不息的涛声，响彻耳边，如黎族少女甜美的情歌。

退去了喧嚣的静夜中，绕城而过的南圣河水，没有大江东去，卷起千堆雪的豪迈，有的，只是轻流慢淌柔语低徊，而正是这绵绵不绝的痴情，注定它将在这蕉风柳雨之地坚挺千年。

萦绕在南圣河旁的楼群，透出的温暖的灯光，高低相间，参差错落，与澄净苍穹中缀满了钻石样的繁星一起，装点着河水四周的夜色。

此刻，立足南圣河畔的我，凝神屏息，在震撼于深夜中南圣河美景的同时，心中氤氲出一种无言的感动：这经久不息、亘古如斯的河流，曾滋养了和正在滋养成多少五指山勤劳善良的子民！

就着月色，跨过117级台阶，登上毗邻南圣河的小山顶，走进五指山中学的校园，再拾级而上，站在公寓楼的顶层阳台，凭栏远眺，但见烟云竹树，或悠闲如隐士，或静穆似高僧。白天青翠欲滴的竹林，也在这无边的夜里，浓缩成一片苍茫。它们，也正因饮着南圣河的溪水，才如此葳蕤峥嵘。微风过处，竹林传出一阵沙沙轻响，如衙役疾走的将士轻快有致的脚步。林中一只蝉儿，被惊醒，不满地梦呓一声，又沉沉睡去；白天，如一朵朵轻雾般浮在河面，倏而远逝往来翕忽的蜻蜓，现在也早已入梦。

在这静寂的夜晚，独坐群山里，面对南圣河，听一曲高山流水，消一天劳累奔忙，真好。如果愿意，可以在河流的淙淙铮铮里，突地把思绪倒转千年：五指山下，南圣河旁，竹林内，一高士着白衫一袭，身侧童子持拂尘一把，面前平坦如砥的青石上，有焦尾琴一架，高士十指轻挑，琴声飞扬，激越的瀑布声，伴着阵阵松涛，同与世无争的琴声相和。远处，玉兔东升，将追月的云儿照亮。一时间，竟不知自己身处何方。我不是闲云野鹤，却也觉世间烦忧尽抛，宠辱皆忘。

一弯素月升入夜空，不远处山腰间的雾气，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，舒卷自如。“云无心而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”，是陶潜的诗句吧，美丽的心情中，透着无比的悠闲。遗憾的是，陶潜没来过海南，不然，他这句诗的灵感，完全有理由诞生在南圣河边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南先民是幸运的，这条绕城一周的甘甜河水，注定夜夜滋润着他们渴盼幸福平安的梦想。

如今，临河而居的我，也是幸运的，每晚都可以感受古人向往的“枕石漱流”，品味“隔篁竹，闻水声，如鸣佩环”的清幽意境了。

这样想着，远处农家的庭院里，突然传来一声雄鸡的啼唱。

H 浮世绘影

博士们

■ 席亚兵

博士们的生活犹如精神劳教，任何一个年轻人只要被多关几年，其身上远超于其他人的复杂性就足以形成了。

今次，在见到两位博士时，我询问的角度选择在他们是否适应两个人住一个屋的生活上。结果表明，我问问题已在随意中直达精准。

第一位博士视力模糊，说话也混浊不清，什么故事都会被磨成糊糊的一片。从他急切地叙述中，可以判断他的同屋其实是一个有奇趣的人，因为他经常半夜叫，因为叫起来提醒的时候叫是一样的，因为他看惊悚片的缘故。因此睡眠很差，不容别人开着灯看书，拿被子蒙着灯看书也会让他睡不着。他睡觉太差了，在他有课的早上，就是他妈从武汉把电话打到北京来叫醒他。

我把目光转向第二个博士。这位长得很好，很忧郁，非常沉默，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才说一句。“我的同屋可把我吓惨了，”他说。“他戴了个假发。”

看来这也是个不凡的故事。“他没有告诉我。”

“有一天，我从上铺看下去。妈呀，”他微微挑了一下眉毛和眼皮。“他是秃顶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H 草木芳华

受伤后的幽香岁月

■ 王卓森

大自然在地球的表面上创造着岁月的奇迹和万物的性灵，书写着万物的故事，其中绿色的植物是最令人欢喜的，因为她们千姿百态，又各有性格和语言，能够用自己的一身翠色，表达出无尽的情感，以回报大地的养育、阳光的拥抱和清风的抚摸，也甘愿为人类的获取而倾出所有。因此，她们是画家和诗人笔下最常描绘的意境，也是人们最近亲的物种。有一种植物，是一种树，她不仅具备了以上的属性，而且因为她地理选择和成长过程的独特，成为了森林海洋中一个美丽神秘的童话。她就是白木香树，一种我们平常叫土沉香的树。她身上受伤之后，渐渐结出千千万万种植物所没有的香源，飘出永世不绝的幽香，氤氲在山野田园间，充盈在客堂雅室里，拂去人们身上的污烟晦气，给尘俗中忙忙碌碌的人们带来某种启迪，为心灵开启一扇面向远山禅意的天窗。

驱车在海南岛的山道上，山野中时不时会闪过白木香树的身影，她们如果是野生的，会静静地站在荒草灌木间，如果是人工种植的，便成排地生长在农人的地里。她们与别的树木混长在一起，一看上去没有什么迥

异，但只要走近她们，凝视片刻，或者抚一抚她们身上的一个个疙瘩，你会发现，她们平凡普通的外表下面，郁结着一种无语的沧桑，凝聚着一种天地精华的暗香。她们长大后，似乎有意无意地总是等待着那第一次的创伤，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外伤，或来自天上的雷电和滚石的劈打，或是牲畜的尖角和人类的刀斧所致。那一次外伤之后，白木香树才算是棵真正正的白木香树了，这有些像一个有经历有故事的人，经过了命运的揉搓和心灵的受伤，走过了几条曲折的弯路，蹚过了几道浑浊的水，他才可以在生活的山岗上临风不折，发出最真实而又迷离如幻的缕缕暗香。

白木香树，一种在热带海南岛酿造过悠久时光和美丽传说的绿色生命，她与黄花梨站成了海南岛独一无二的地理植被的标志和风景，书写了植物王国里珍贵神秘的生命意象。有人说，能一睹海南野生的老白木香树，一模她历经风霜雨露的树干，嗅嗅她气韵天成的芳香，便是一个幸运和幸福的人了。千年来，上苍和香神一直眷顾着海南岛的白木香树，让她并没有离开我们的山水、视域和心情，我们走遍茂野田畴、乡村农舍，追寻她最原始的足迹和在炽热阳光下朗朗的身世，想闻香知树，与她一起

天荒地老。她的原生态的长势正好渲染了海南的绿色魅力和诗意生活。只有这座孤悬海外的海岛，这一片南溟奇甸，只有这里的土地、光热和雨水，才能钟灵毓秀出独领芳华的白木香树。海南岛上生长的白木香树，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白木香树相比，自成孤品，风华一绝，无论是气质、香型、品行，还是她延伸出的地域物候和风情烙印，都可以说是世界香树的翘楚。

祖辈生生息在海南岛的人们，与岛上的白木香树有十分的缘分，他们深爱着白木香树，呵护着白木香树，或者反过来说，落地生根在海南岛上的白木香树，遇见了一群朴实、善良，与青山绿水、森林万木浑然相融的海南人。人与树之间，书写着岁月的漫漫长文，共度着每每受伤之后明媚而幽香的岁月。大家知道，白木香树的香气，唯一来自她身上的伤疤，而这个伤疤，是必须的伤害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。为了飘逸出天下最奇特的香气，白木香树忍受一次次创伤的痛苦，她用这样感性的方法，用这样决绝的表达，启迪和升华了人们的初心，也让我想到了海南岛的历史变故和自然的遭遇。这座岛，自古就远离商业的繁华、强悍的政治和文化，被一次次疏远而又

一次次回归温性的拥抱。这座岛，由于处在南太平洋向广袤大陆地输送东南信风的路上，四季山绿海蓝，椰风蕉雨，温润凉爽，但年年却躲不过来自赤道附近的热带高压气旋的淫威戏谑，狂暴的台风沿着海岸线登陆，田园房屋、树木庄稼和城市设施被其抽打刮，最后留下狼藉一片，海南岛分明是受到造化的无情伤害了。但海南岛却不会因此而也变得贫瘠和寒碜，依然就是一块“睡起就吃食”的福地，一处南国的鱼米之乡，一方绿意盈眼的世外桃源。台风是暴力的，同时也给海南岛带来了丰沛的雨量、清新的空气，清除了河流的污染，淋灭了沟渠里的蚊虫。尤其连日的雨水和山洪灌满了水库，浸透了大地，滋润了山川，为海岛上的广阔绿色植被和下一阶段的农业种养馈赠了宝贵的甘霖。况且台风给海南岛创伤之后，岛民们不会就此沉沦等待，而是奋力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，更是学会了顺应大自然的呼吸和脾气，呵护环境，珍爱绿色，在温暖的山海之间循环往复地收获美好的丰年和灿烂的心情。

传奇的海南故事，不正是岛上的白木香树的独特经历吗！一样的受伤，一样的抚好伤口之后重新发出橘色的辉光，淡定地走过幽香的岁月。

H 诗路花语

我的心

■ 孙文波

隔着玻璃看，天上只有一朵云。
天空安静，比我的心安静——
我的心比学校还喧闹；
它是剧院是商场，
装满人声饶钹声，
有人上台、有人下台，
有人买、有人卖——
我的心犹如别人的舞台。
因为这样，我想把我的心扔掉——
我怎样能扔掉我的心？
我想我的心是磁带，
我要让它消磁。
可是那样，我的心还是心吗？
——隔着玻璃看，
那一朵云也不见了踪影；
天空非常安静，
比我的心安静。

少年椰子

■ 艾子

天上之水
在你的心脏
椰树告诉你：天地精髓，集你一身
一棵椰果
都认为自己是唯一

你用最硬的壳
筑起护城墙
用密集的纤维
防止明枪暗箭
你每天站在15米以上的高度
避免洪水猛兽
风雨交加之夜，你咬牙抱紧树干
椰果枝至今留下几排深深的牙印

天上之水
在你的心脏
你多次梦见被盗瞬间
风沙漫卷、日月无光
天水只为圣人储存
当一刀砍下去
世界明媚如初
只有你皮开肉绽、甘露四溢
你终于明白，万千椰子中
你只是最平常的一个



《鱼鳞洲》(重彩油画) 周昌新 作

H 流年剪影

老奶奶

■ 傅林

老奶奶是我的曾祖母，我记事的时候她就满头白发了。

我们每天早上都去看她。这时，她总是颤颤巍巍拿出一个小铁盒子，用干枯修长的手打开盖子，拿冰糖给我们吃。然后，她总是笑眯眯地让我们凑过去，轻轻地按她背上鼓起的血管。很软。我们笑，她也笑。

她是小脚，穿着一双小小的鞋。而且竟然有一双小雨鞋，是专门给小脚老太太设计的。小脚让她走路摇摇晃晃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的样子，大人们都乐坏了，从此，只要人多，我学她走路就成了一个保留节目。我只有一次看到了她脚的样子。有一天我去得很早，她正在穿鞋。变形的四个脚趾像被挤扁的面团，紧紧贴在大拇指旁边。我害怕极了。她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把一条布一圈一圈缠在脚上，然后套上鞋。

最开始的时候她还干活儿，大人们都上街之后，她坐在风箱前，慢慢地把饭做熟。我们跟着她坐着等着。大伙们才回来。我很快就坐在板凳上睡着了，但因为要等着吃饭所以不一会儿就又醒过来，这时，脑袋总是紧紧地一疼，昏黄的电灯光那么刺眼，粗糙的墙面上晃动着阴影，而她还默默坐着，向灶里添柴。

过了很久很久，大门外远远传来一阵混杂的铃声，清脆的铃声来自爷爷养的枣红马，浑浊的铁铃声来自爸爸养的灰驴。我高兴极了，赶紧冲出去给他们开大门。

后来，她什么活儿都不用干了。每天起床就盘腿坐在炕的角落里，看着人们进来又出去。她瘦越来越多，有一个罐头瓶，放在窗台上，不一会儿她就拿过去吐一口痰。

我那时什么都不爱玩。我可以跪在她屋子里的长条板凳上，盯着老座钟。忽然，男孩出现在我面前，

看半天。一个沾满尘土的长方相框里，放着很多我不认识的人的照片，我问这是谁，那是谁，每次都有人告诉我，但我一个都没记住过。她也喜欢端详着我，然后指着墙上一张画报眯着眼睛说：

“将来给我俺家凤林娶个这么俊的媳妇儿吧。”这时我总是脸红了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。其实我都不知道媳妇儿是什么。

每天有很多老太太老陪她打黑纸牌。我就在旁边看着，听着她们嘴里说出一些我一直不明白的词儿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老奶奶行动变得很困难了，只能在炕上坐着。但家里有了电视，是爷爷买了给她解闷的。我没见她认真看过。她一直奇怪人是怎么钻到电视里去的，每当她问，大家总是哈哈大笑，她也跟着笑，但没人能给她解释清楚。

爷爷家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人越来越多，连在内蒙的大姑都回来了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来到她屋子外面，屋子里和炕上已经挤满了人，爷爷正拿着一个注射器猛吸她嘴里的痰，其他人七手八脚抬东西，女人们在另外一间屋子扯白布，有人在把那条长条板凳搬到堂屋，搭起一个草帘子。

我想着“死”，但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这时，一个戴着白帽子的老太太急匆匆从院子外赶来，众人迅速让开一条路。有人小声说：“正赶上啊，可惜老太太睁不开眼了。”后来我知道那是我大姑奶奶，老奶奶的大女儿，几十年前就嫁到了唐山。

我没看到屋子里相见的场面，只感到人群突然一阵猛烈的慌乱，爸爸袖泣着出来，有人七手八脚把老奶奶抬出来，放在了草帘上。我奶奶慢慢坐在板凳头，叫声“我的娘啊！”第一个放声大哭，所有人都跑下来大哭。我不知所措，被人挤到了门外。我也学着跪下，嘴里哼哼着。

丧事在嗡嗡的乱响中度过着，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来吊唁，每个人都会谈起老奶奶一生的“仁义”。

我要回故乡

■ 南国双

北方的郊野已是冰雪茫茫，故乡的蒿草还一样在疯长。我的老姑娘呀已是衰老的模样，离别时的泪光一直连在我的心房。我想回呀，我的老姑娘，回到有你的故乡！

北方的衰草已枯萎在路旁，故乡的青藤仍缠绵在檐上。我的老姑娘呀已无俏丽的模样，离别夜的灯花依然照亮着我的心房。我想回呀，我的老姑娘，回到蕴满你气息的故乡！

昨夜冒着冰冷刺骨的风雪，我的灵魂已擎着火把在回乡的路上。等着我呀，我的老姑娘，请把我的信挂在门房。我的灵魂已老得失去原样，走碎了脚步也要蹒跚回故乡！

褪去的夜色把旭日抬上了高岗，幸福的灵魂已醉入故乡的草香。不远处就站着我那老去的姑娘，桃花又贴到了她的脸上。半世的尘埃已随了流光，又闻到那怀中熟悉的幽香！

回到故乡！
回到故乡！
我要回我南方的故乡！

五律·冬初游花海

■ 陈奋

南行云弄暖，触目逐年新。
红雨分山远，青禾搅影亲。
迎风香入袖，寻胜客超尘。
延伫天涯角，呼仙与作邻。



投稿邮箱
hnrzbpb@163.com

H 浮世绘影

博士们

■ 席亚兵

博士们的生活犹如精神劳教，任何一个年轻人只要被多关几年，其身上远超于其他人的复杂性就足以形成了。

今次，在见到两位博士时，我询问的角度选择在他们是否适应两个人住一个屋的生活上。结果表明，我问问题已在随意中直达精准。

第一位博士视力模糊，说话也混浊不清，什么故事都会被磨成糊糊的一片。从他急切地叙述中，可以判断他的同屋其实是一个有奇趣的人，因为他经常半夜叫，因为叫起来提醒的时候叫是一样的，因为他看惊悚片的缘故。因此睡眠很差，不容别人开着灯看书，拿被子蒙着灯看书也会让他睡不着。他睡觉太差了，在他有课的早上，就是他妈从武汉把电话打到北京来叫醒他。

我把目光转向第二个博士。这位长得很好，很忧郁，非常沉默，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才说一句。“我的同屋可把我吓惨了，”他说。“他戴了个假发。”

看来这也是个不凡的故事。“他没有告诉我。”

“有一天，我从上铺看下去。妈呀，”他微微挑了一下眉毛和眼皮。“他是秃顶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是秃顶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可把我吓惨了。”

“他的头皮被烫过，没治好。